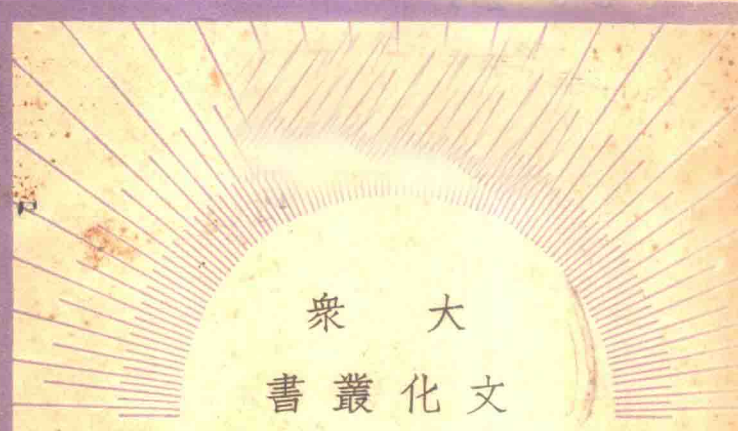




大 衆

文 化 叢 書

中 國 史 讀 法

管 聽 石 著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序

七年前，在建陽暨南大學任教中國通史時，原想把中國史作一簡要的講述；繼思時間太促，——每週僅有三小時，又須於一年內講完這樣巨大浩繁的歷史，如何能够提綱挈領而使大體無遺漏呢？反不如專從歷史的理論上着手，使諸同學先明瞭歷史的真意義與新科學的研究方法，然後再去貫串史實，考驗史實，比之僅僅講些很概括攙統的史事，似乎差勝一籌。

主意既定，遂開始擬就講解程序：以「序論」講中國史學之演變及過去不合理的研究方法之批判等；以「上篇」講辯證的唯物歷史觀；以「下篇」講中國史籍讀法。在講述時，各同學的反應，頗為興奮；我的心裏，也感到非常滿意。不料講未及半，而黑暗的政治魔力，壓到我的頭上，使我不得不離開建陽。當時有許多歷史系的同學，聽到我快要動身的消息，請我把未講完的一半，於連續的幾小時內概括地講完。我答應了；遂由同學們擇定一較空的教室，由我接連了三四小時；總算草草地講完了「上篇」；我隨即於第二天昏沈的天氣裏別了暨南。

此後經受了許多次的壓迫詐騙與凌辱，使我在這接連艱苦的時間裏，淡忘了暨

大講述過的課程。迄至前年的夏天，偶然在破紙堆中，發現了幾張殘稿——這是在暨大所擬的講述大綱。我不覺回憶起當時教學的趣味。我認為倘能依此寫成一本「中國史讀法」，這對於初讀史者一定是有益的。於是把大綱重新調整過，立刻就寫。

寫了一半，又以病魔的作祟而終止。至去年冬季始繼續寫成三章；本來還想寫第四章「論中國史問題的開展」，奈因身邊幾乎沒有一本參考書；要完全憑記憶去推斷，這是如何危險的事情呵！我於是決定暫以三章完書；待後續補。

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使得法西斯魔鬼及其特務走狗們驚惶狂吠：一部分較為膽怯的漸漸消聲匿迹，一部分凶惡的更加瘋狂地窮凶極惡。我不能再在家蟄處，於今年一月間帶了這寫成的稿子，悄悄地離開了家，輾轉流浪，至解放軍渡江的時候，我才流浪到了上海。

在恐怖嚴重的上海又蟄伏一個月，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偷偷地取出稿子，細細檢閱，覺得有些太淺略了；但身邊沒有一本書，實在無法可以增補；差幸理論不脫正軌，這還可以發表吧！

上海終於迅速地獲得解放，全市民六百萬分之一的小我也同時得到解放。我隨

着大衆的狂歡而狂歡；隨着大衆的慶祝而慶祝；隨着大衆的向人民解放軍及人民致敬而致敬。我的中國史讀法三章小小的篇幅，也等不及重新增補，而急於拿出付印。我自知蟄居斗室閉戶著作的成品，必然免不了缺漏與錯誤。倘蒙前進的歷史家們予以指正批評，我當以十二分的誠意去接受。

上海解放後三日管聽石

中國史讀法目次

序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讀史的意義

第二節 中國歷史學的演變

一、中國歷史學的發軔

二、封建歷史學的變形

三、封建歷史學的繼續遞變

四、半封建半殖民地性的歷史學的紛紜

五、辯證的唯物歷史學的突起與擴大

第三節 過去不合理治史方法之批判

一、封建主義學者治史方法之批判

甲 以封建倫理為中心思想

二〇

二〇

二〇

一七

一四

九

八

六

六

一

一

乙 以主觀的「博、約、思、辨」爲治史方法……………二二

丙 以「飾辭」「貫通」爲能事……………二四

二、資本主義從屬者（實驗主義或機械的科學論）治史方法之批判……………二五

第二章 讀中國史者應有的認識……………三〇

第一節 歷史的實踐性……………三〇

第二節 歷史的連繫性……………三八

第三節 歷史的發展規律性……………四八

第四節 歷史的變動性……………五九

第五節 歷史的必然性與偶然性……………七〇

第三章 論中國史籍及史料的閱讀方法……………七七

第一節 論神話傳說及偽書的應用……………七七

一、神話與傳說……………七七

二、偽書……………七九

第二節	論正史讀法·····	八三
第三節	論正史以外諸史籍的讀法·····	九三
第四節	論經子集讀法·····	九九
一、羣經·····		九九
二、諸子·····		一〇六
三、集部諸書·····		一一一
第五節	論「四部」以外各種文字與地下發掘之史料·····	一一五
第六節	讀中國史總論·····	一二七

中國史讀法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讀史的意義

歷史並不像班固所說的僅是「記事」的紀錄或筆記；也不像呂東萊所說的「寓意寄興」的文字作品；又不是梁啓超所說的可爲吾人之鑑的史鑑主義，它是人類實踐活動發展過程的反映，它與人類活動的事實膠結着而不可分離。所以人類在每一歷史時期的實踐鬥爭中，尤其是目前民主陣線與反民主陣線的鬥爭，格外顯示出敵對階層的相反行動和意識，**鬥爭**以相反的姿態參加鬥爭；它能批評過去指示將來，它能啓發**鬥爭**的情緒，它更比政治鬥爭來得深刻而有力。

正因爲歷史具有偉大的指導啓發的力量，所以在中國過去漫長的不合理的社會中，一般統治者和御用的學者，都會以自己的立場，利用刪改了僞裝了的歷史，作爲欺瞞羣衆誘掖羣衆的工具；甚至更徹底的毀滅了它。前者如「唐鑑」「資治通鑑」「通鑑綱目」「御批通鑑輯覽」等作者的曲斷妄煨變更事實真相。後者如秦始

皇的焚毀六國典籍。從表面上觀看，似乎後者的手段來得兇狠。其實，後者遠不如前者的毒辣。因為史實一經竄改，批評一經失當，就會使歷史的正確的指導性與啓發性，反變爲歪曲的誘惑性；適足爲統治者所利用以作欺瞞大衆壓迫大衆的工具。幾千年來爲了「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不知多少人不明不白地犧牲在忠孝貞節四個字的頭銜上。

目前竟然還有幾個自命爲清高的歷史學者，像鄧之誠一流，他們不承認歷史學是與現實的社會配合着的；更不知道歷史是有啓發性和指導性。他們以爲研究歷史是超然的；可以閉戶窮經，不問世事。他們固然反對錢穆、胡適這批人的研究方法；但也不承認歷史是可以作政治鬥爭的手段。這種頑石般的歷史學者，他們的研究是呆板的，是不合科學的；同樣地會爲統治者所利用。再退一步說，倘使歷史真個沒有啓發性和指導性；那末秦始皇爲什麼要燒盡六國的典籍，宋、秦檜爲什麼要嚴禁私史，滿清的皇帝爲什麼要嚴厲辦理明史獄，日本的統治者，爲什麼不許朝鮮人研究朝鮮史乘。頑固的歷史家呀！你祇要睜開眼睛，仔細地觀察一下，你或許會覺悟到自己的研究有點空虛。

再就歷史的指導性與啓發性的效用來說，也可以分爲理性的與感性的兩面。理

性的效用，恆屬於專門的深入的一方面。感性的效用，是廣大而普遍的。所以遵循正確的活動的科學的研究方法而認識歷史學正確的理论，如歷史進展的必然的規律性，與質量互變的所以然，及時空的個別與普遍的聯系；因此，決然毅然地指出歷史所指導與啓發人們的是祇有前進，絕不會停止後退或循環；不合理的矛盾的社會必然地在革命的浪潮愈漲愈高而達到突變時期被揚棄了。但這種啓示是限於一部份能研究史學與明瞭史學者，至少能領略史學的理论者；這是較難普遍的。只有在感性一方面；如統治者的自私自利與殘酷地抑壓民衆的行爲；被統治者的困苦呻吟而無從申救的事實；更有被統治者的積鬱憤恨而掀起烈烈轟轟的革命運動；又因此運動而使人欣快地推翻了統治者的寶座：這些可悲可泣可恨可恥的事實，一經明白地正確地普遍地傳入大衆的耳膜，激動大衆的情緒，就立刻使大衆如潮水般泛濫起來。所以這種感性的啓示是普遍的廣大的，而且有無限的力量。

反之，史實一經乖謬，理論一經曲解，它在羣衆的理性與感性上，可能失去了指導與啓發的作用，而變成相反的欺惑力量：「尊卑本有定分，」「治亂自屬循環，」「天命攸歸，非人力所能強，」「勞心勞力，勢必有治人與治於人之分！」這些玄學的历史理論，安排好一連貫的史實，更嵌上褒貶的辭句，也會使人在理性

上發生疑懼而或信以爲真。因此，它能够使得一般懦弱的民衆有所畏懼，更能使得一般受騙者做了統治者的犧牲品。再加上添裝而成的忠臣義僕孝子節婦等等的殉難死節及報仇殺敵的故事，渲染得慷慨激昂！這自然也會使得普遍的人們在感性上起了迷惘的作用；二千年來的御修歷史，都曾經負過了這重大的使命。

到現在，一班御用的學者和幫兇的歷史家們，更加無恥地巧妙地竄改史乘歪曲歷史理論，想爲統治者延長其垂死的壽命。他們不是說中國的士人，一向沒有階級，就是說中國的舊有道德是最高尙最中庸的永恆不變的道德。有些更利用馬克斯、列寧的言論，機械地應用到中國歷史上；以主觀的反革命的判斷，強嵌入馬、列的言論；於是證明中國社會，還需要資本主義的改造，用不着羣衆的社會主義性的革命；或者說中國社會早已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便需要共產主義革命，這些極右極左的言論，一樣地同具有破壞民主革命的毒素和阻滯歷史的用心。雖然反動派的荒淫無恥貪婪狂妄使得中國的政治日益腐敗，經濟日趨崩潰，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是他們歪曲的言論也無法掩蔽其矛盾的事實。然而竄改的仍然繼續竄改，歪曲的仍然繼續歪曲，無恥叫囂的仍然大聲無恥的叫囂，更佐以兇狠過於秦始皇幾千萬倍的焚坑手段，使得軟弱的人們容易怔住，一部份意識模糊的青年容易被誘惑

而走入迷途。

但曲解與誘惑，甚至兇狠的殘殺手段，只能起了偏面的作用，決不能使歷史倒退或停滯；所以也決不能使統治者的寶座永久保持下去。被統治者的忍耐與自慰是有限度的，到了衝過飽和點的時候；忠義的頭銜，不能籠絡了；亂賊的定名，不能恐嚇了；歪曲的歷史理論，在羣衆的憤怒與叛亂的前面而被踐踏得粉碎了；兇狠的焚坑手段，相反地使羣衆的革命情緒更加高漲了；於是歷史的正確的理论，隨着統治者寶座的傾頽像旭光般照射出來。

於此，我們決不應認爲歷史必然性的進展而坐着等待社會的轉變；甚至感到欣慰自滿而不去施用分毫的力量；這種頹廢的自私的態度，和頑固的歷史家們有着同樣的罪惡。須知客觀的事實和主觀的理解是互相配合着的，互相辯證發展的。現在革命的事實正配合着革命的理論，向前進展；而革命的理論，也正以科學的辯證的歷史爲指針。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斯大林等革命領袖，無一不致力於歷史的探討；更無一不以歷史的正確理論從事指導羣衆啓發羣衆。所以我們於此時應該跟着革命指導者和前進的歷史家們，提出正確的研究歷史方法、以從事歷史的探討；更應配合羣衆的革命運動，從事歷史理論的鬥爭。在羣衆奮勇突擊前進時，我們也

同樣地奮勇前進；把虛偽歪曲歷史理論，打得粉碎；這是我們研究歷史者應有的態度，也是我們必須研究的理由。

第二節 中國歷史學的演變

一、中國歷史學的發軔

前面已經明白指出：歷史決不是超現實的而僅屬紙面上所記錄着供人欣賞考據，或是在文辭上作點綴的典故而已。它必然要與現實的社會膠結着。所以在中國過去的一段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被一般封建主所雕塑而成的歷史學，都是封建的歷史學。更可以肯定的說一句，所有中國過去封建時期的歷史書籍，都是替封建主說話的歷史書籍。固然虞、夏以前的氏族社會的傳說，與殷商奴隸社會的貞卜文字，也不能不算它是歷史。但前者只不過待考證研究的一部分的歷史參證資料；後者雖確為真實的歷史，但仍屬零碎的幼稚的古典的歷史產物，沒有成為有意義的有宗旨的史籍。到了封建社會開始，歷史的質量也隨着改變；所謂右史記言左史記事，以及內史太史守藏室的史官等等，都足以證明統治者已懂得歷史的作用，而專門爲了它設立許多官職來管理，來記載。但還沒有理由可以說明它是成為有作用的

封建性的歷史學。這種封建歷史學的草創的作品，就是「春秋」。它的作者，就是爲封建時代的統治者所尊崇的孔子。在孔子作「春秋」以前；我們固然不能說沒有這樣類似的史乘。但現在所僅存的，却只能說「春秋」是第一部了。「春秋」的宗旨是正君臣夷夏之分。「春秋」的作用，是使亂臣賊子懼。因此，它就成爲二千年來封建歷史家們所奉爲圭臬，甚至且尊爲神聖不可侵犯的經典。雖然也有幾個大膽的學者，對它疑惑，或是譏爲斷爛朝報；但決沒有減損它底分毫的威風。

於此，應該鄭重說明的：「春秋」與它底產生時期的現實社會是適應的，吻合的。當時的社會現實情形是生產力逐漸長大；如農業器具的進步；工業生產的由大地主私家經營而轉入各工人自由工業；都市商業的興起與人口的集中；行商的規模益形擴大；以及自由置產的風習逐漸興起。但另一方面，却暴露了封建主的驕奢及連年用兵而使統治者的國庫瀕於枯竭；又因封建主對農奴的加重剝削而使農奴無以爲生。再看當時的政治情形，是掌握最高權力的周王已陵夷到不能與諸侯的卿大夫爭衡；諸侯大地主已漸失了他的統治權威而爲他底陪臣次大地主所襲取。過去所謂戎狄荆蠻爲諸夏所膺懲的國家，却突起而憑陵諸夏。但另一方面，封建集權的趨勢已成，離心組織已漸變爲郡縣的向心組織：這一切互相聯繫互相制約

着的而又隨時隨地發現矛盾的經濟政治形態，都說明了周代初期的封建社會已臨轉變時期。生在這時期的孔子，以安定社會爲職責的孔子，以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爲號召的孔子，以周公爲模範的孔子，自然也跟着惶惶而不安起來。所以他在無法施行他的保守政策的時候，只有用口誅筆伐的方法，在「春秋」著作時，施展他的伎倆。「志在春秋」，「行在春秋」不是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意識嗎？

二、封建歷史學的變形

隨着時代的進步，封建性的歷史學也起了進步的變化。周朝分權封建的形式轉進而爲秦、漢集權封建的形式，這是由於生產力已有了質量的變化。那表現於歷史學一方面的，是「春秋」的歷史方式變化而爲「史記」的歷史方式。這在量的方面，是由簡略的條記式的僅祇幾萬字的編年歷史，進步而爲詳述始末洋洋數十萬言的紀傳歷史。在質的方面，則以周王的歲月作爲提綱挈領而表示尊王的大一統的名義，進步而以本紀爲綱世家列傳爲輔的君權集中的實質；僅以一字作爲褒貶而極其零碎散漫的「春秋」，進步而以論贊爲殿有整個系統的「史記」。這都可以看出歷史者的意識也隨社會而進步而轉變了。所以孔子的意識是初期封建社會轉變期一般較進步的封建地主的意識，「春秋」適足以代表它。「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的意識

是封建社會王權集中初期士大夫階層的意識，「史記」適足以代表它。

但我們不能因「史記」已較「春秋」有了相對性的進步，而錯認「史記」爲合理的非封建的作品。要知「史記」與「春秋」是同樣的以尊君抑臣爲主旨，同樣的爲封建主子辯護，同樣的不許小民有犯上作亂的行爲。雖然司馬遷曾經遭受了腐刑，在文字上不無怨懟之語；但他確自認是孔子的繼承者，且默許「史記」是上承「春秋」。所以自整個性質上言，「史記」與「春秋」仍是一樣的封建性的不合理的歷史。

三、封建歷史學的繼續遞變

從秦漢之間起到了東漢中葉，社會基礎有了相當的變化，如農業牧畜工業礦冶等等的進步，邊疆及荒蕪土地的開闢，陸路遠達歐羅巴，貨幣的使用已益普遍；這種種事實，都證明了歷史已轉變不少，因此適應政治的是王權集中力量的偉大，離心的封國制度逐漸消滅，以及反映出一般士大夫階級的意識形態，是識緯說之盛行與古文經學之興起。至於史籍方面的代表作品是「史記」轉變而爲「漢書」。過去一般人都以爲「漢書」是模倣「史記」；而且一部「二十四史」，都是同型的史書，現在要將它別而爲二，似乎要使人懷疑。誠然，一部「二十四史」確是同型

的，同具封建性的，而又都是御修的史書。原來中國自西漢以及清初，社會的進步性很濡緩；所以表現於史籍一方面的，也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決不能說它完全沒有轉變；試拿「史記」與「漢書」的形式來比較：前者是較簡約的通史，後者是較詳備的斷代史；前者是「本紀」「世家」「列傳」三級遞降的敘述方式；後者則祇有「本紀」「列傳」二種；前者述及制度文物的是富有批評性的「書」，後者是多屬紀錄式的「志」；前者是依據社會進展的史實而平射的多方面的寫作，後者則以漢代帝皇爲核心而成拱衛式的書法。再從形式而說明其內含的性質：則可自通史與斷代史之分，看出分權的封國制度已逐漸消滅而轉變爲王權獨尊的封建制度的含義；又自「本紀」「世家」「列傳」三級的遞降與「本紀」「列傳」二者的分列，看出「漢書」是映露出社會上已經消失了小封主經濟的力量與作用；又自批評變爲紀錄，多面的平射方式變爲核心的拱護方式，更可看出王權力量的偉大與鞏固及大漢一統思想的形成；這種種顯然的轉變的跡象，是無可辯諱的。

從漢末以迄隋初，經過了無數次間歇性的變亂；中原一帶，被低度文化的五胡所割據，漢民族僅保有江南一隅。這時生產力已經被破壞了不少，雖然在局部上也有不少進步；但從整個社會的進展情形看來，却緩慢得像蝸牛的蠕動一般；尤其